# 花边村的故事1-6

花边村的故事

（一）

就在我翻过一道山岭，顺着山阶往下望时，我看见了她。无法形容的感觉。在连绵无尽的深山碧绿中，一道小溪在潺潺的流动，溪水中晃动着一个嫩黄色的窈窕身影，而山中雨后的雾气还未散尽，袅袅的轻笼着这一片天地。

老实说，我本来不想来这儿，如果不是毕业后一时没找到工作，如果不是舅舅那位朋友病得无法上课，如果我舅舅不是没说三句就瞪眼拊手打人耳聒子的舅舅，谁愿来这连电灯都没有的小山村呢？然而就在刚才，我忽然有种异样的感觉，一种隐秘的惊喜轻咬着我的心。

我已经下了山阶，向溪上的石桥走去。整个村子空寂无声，只有眼前这一道清澈的小溪，一个洗衣的少女，我轻轻地走着，似乎怕惊动什么似的。然而她似乎还是惊觉了，回头一望。我看到的是一张清澈的脸，一双清澈的眼。我蓦地感受到那份纯净的美的压迫，呼吸不畅，好不容易才艰涩地问了句：「请问小学在哪儿？」她没有回答，有些慌乱。

就在这时，我耳边听到舅舅粗重的声音：「到啦！」我吓了一跳，见舅舅从村口走来，忙迎了上去。一小孩在村口一张，转身就跑，我有些惊讶，却不久就看见冒出好多个小孩，好奇地向我打量，不由一阵好笑。

学校就在村后靠竹林的一栋土房内，土墙上歪歪斜斜用石灰写着「花边小学」，料想是那位生病老师的手笔。舅舅把我安顿好，马上就要回去。临走又交代许多，我连连点头，老实说我实在是有点怕他。

现在我终于可以躺在床板上静静欣赏我的新居了。这是一间土房，刚刚刷洗过，挺凉。房间不大，可因整个房间只有一床、一桌、一椅，却显得有些宽敞。床边一块空地，显然足够我做俯卧撑。最后我才注意到桌角放着一盏油灯，这使我顿时有种落难的感觉。于是起身抄了一篇《陋室铭》，贴在墙上。吟诵两遍，颇觉得意，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感觉受到了注视，往窗外一瞧，前边屋子里一道身影一闪而过，我确定是那位溪边女孩。难道前面就是她家？

天很快黑了，我正想着我的那些同学现在都怎样了。几个小孩推推搡搡到了门口，却不说话。

「老师。」其中一个小孩终于叫道：「到俺家吃饭！」其他几个哄笑了一下，立刻七嘴八舌：「到俺家去！」「到俺家去！」我有些不知所措。

最先开口的那个道：「是俺先看到老师的，到俺家。」

一个清秀瘦小的男孩道：「不！是俺姐先看到。」

「你姐不是学生，没上过学，还是个哑巴。」

「你哥哥也是哑巴！」那男孩脸都涨红了。

我脑中一下闪过那个象溪水一样清澈的女孩，那双空蒙纯净会说话的眼睛，她是个哑巴？我忽然焦躁起来：「你们别吵了！」心口顿时被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填塞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是到碧花嫂子家吃的饭。一个晚上没说几句话，我的那个样子，在旁人眼里是个老实害羞的孩子样。碧花嫂子便待我象个让人心疼的小弟弟，热情又亲切。回到住处我蒙头就睡，满脑中还是那个永远不能说话的溪边女孩。

花边象一幅无声的画卷，慢慢向我铺展开来，我喜欢这里的清凉，喜欢校后那片竹林，我还喜欢那条清澈透亮的小溪。我常到溪边，也许是想碰上她吧，那位无语的姑娘。她的目光总象是好奇，又象是惧怕，和她的面部表情配合，叫人又怜又爱，她走路总是轻悄悄的，眼不敢久盯人，偶然见到有人看着她，便仿佛吃了一惊，就忙闪开了。这段时间，我便似着了魔一般，一天没见着她，便空空落落、索然寡味。后来，我从碧花嫂子那知道她名字叫七秀。

花边只有三十几户人家，不到二十家的孩子在村里上学，全校共有三十几个学生，只有一位老师，现在便是我了。学校的老师每天轮流在有孩子上学的家里吃饭。我一般早上起得迟，因此早饭就免了。

这一天上午放了学，七秀的弟弟挤到我跟前，脸红红的有点气喘的说：「老师，今天到我家吃饭。」

我的心提了一下，暗想：「终于轮到她家了。」有点紧张，干干的答了声：「好。」七秀的弟弟很害羞，说完一句话，转身就跑了。